

选举炒米粉，一碗寻常的台湾小吃，如何在造势现场飘香30年？

“炒米粉，在地方成为一种参选仪式。”



图：Mantha Mok / 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章凯闾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4-01-11

[#炒米粉#](#) [#造势#](#) [#台湾大选#](#) [#新竹](#)



【编者按】如果有一种食物，可以代表台湾这座民主小岛的选举文化——香喷喷的炒米粉，肯定当之无愧。

每逢大选，无论选战层级，下至议员村里长，上至总统立委，北中南都会出现俗称“米粉场”的小型政见会。全盛时期，选前各地涌现庙口办桌、社区流水席，是不少台湾中生代选民共同的童年记忆；如今，传统的造势炒米粉，却随著世代更迭、网路普及，成为新旧政治的分水岭。

这一碗寻常的台湾小吃，如何飘香30年，承载90年代后台湾民主化的政治流变？

冬日，初晨五时的新竹市香山乡，小镇天色未明，农家仍沉沉地睡著，田边一幢透天厝却已飘出袅袅炊烟。

厨房的古早灶台升起了三口旺烈的炉火，掌勺的浸水里里长杨松棋一刻也不得闲，手上三只厚重的中式炒锅各司其职，一锅卤肉，一锅烧水，用来汆烫陈叠成堆的干米粉，还有一锅热油，等著煸香肉丝、虾米、干香菇等炒料，准备炒米粉。

外头的志工们也连起一条整齐的生产线，有人在门口接引蓝色小货车上的一箱箱米粉、食材，更多人忙著手起刀落，把高丽菜、红萝卜切片刨丝，直送热气腾腾的厨灶。不一会儿，一盆盆火热喷香的米粉便出炉了，依序封装、成袋，即送往新竹各地的庙会及里民中心。

杨松棋算一算，今日有不分阵营、多场的政见会与造势，不到五坪大的厨房要准备上千人份的餐食。但无论场子是蓝或绿，支持者们倒是吃著同一款菜色组合：炒米粉、爌肉，以及菜头汤。

而大伙儿都知道——此刻，手中的那一碗炒米粉，意义可远不止于一道寻常的台湾小吃，而是象征选战开打的烽火号角。

台湾每逢选举，各地会出现俗称“米粉场”的小型问政说明会，人数从50至200人不等，是多数候选人最小规模的竞选主场，也是投票之外，一般民众可参与的最基层政治活动。

为了慰劳出席的乡亲，候选人往往会供应便餐给支持者，其中又以“炒米粉”为大宗。今年四度竞选连任的苗栗县国民党籍立委陈超明对端传媒解释，选前三个月在选区巡回炒米粉，已是地方行之有年的参选仪式：“你不炒，乡亲还会以为你今年是不是没要选了？”



2024年1月10日，新竹，浸水里里长杨松棋与志工们一起炒米粉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选举之余也要填饱肚子

“人家来，总要给对方东西吃吧？”

一碗炒米粉，是什么时候演变成具有政治意涵的选举食物？对此，多数资深政治工作者都有共识：“约莫30年以前。”这时间点正好对应1990年代，台湾迎来全面性的民主化浪潮。

1991年，台湾废止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》，并首次全面改选国民大会，终结“万年国代”；1994年，第一届省长、直辖市市长开放公民直选，同年也实施县市议员、乡镇市长选举；1996年，台湾举行首次民选总统。

90年代是台湾选举热潮的开端，且当年大选尚未整合为每两年一次（九合一地方选举与总统大选），各级民意代表任期参差不齐（县市首长任期四年、立委任期三年），导致台湾几乎每年都在投票。政坛顿时风起云涌，不可胜数的候选人伴随大量的拜票需求。

在无网路、手机的时代，“陆战”（指地面上的竞选活动）是选举的主战场，一夕之间，各地政治广告看板林立，选举旗帜插满分隔岛，“连驾驶都看不到对向车道。”一位中生代党工回忆。

1994年，首届省长选举，更是改写过去选战模式的转捩点。

资深政治评论员、也是前亲民党发言人吴昆玉说，关键原因是宋楚瑜参选省长时，第一天即宣示：“绝不买票。”

“以前人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不花钱、不买票，还选得赢的。”他解释，但省长选举的规模太大，买票不再是可行方案，候选人势必寻找新的方法来打选战。宋楚瑜的策略即是亲自下乡，在全台巡回造势。

“人家来，总要给对方东西吃吧？”吴昆玉说，造势是体力活。候选人与大批党工、支持者从早到晚在各地宣讲、拜票，一整天行程下来，饥肠辘辘的支持者与党工也需要吃食，于是，竞选总部开始供应简易餐食，为了省钱、也怕被质疑贿选，连便当也舍不得买，“后来就找个欧巴桑在现场煮个饭、弄一锅卤肉，又香又有特色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”，在他眼中，这算是选举造势共餐文化的滥觞。

吴昆玉也回忆，有时巡回乡里，好客的桩脚（编按：选举中为候选人拉票的基层人员，多为对地方政治熟悉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）也会预备地方名产招待候选人，比如说，新竹的炒米粉。这是他印象中，台湾选举活动开始出现炒米粉的身影。



2024年1月10日，新竹，浸水里里长杨松棋与志工们一起炒米粉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炒米粉，地方的参选仪式

“透过一起共食，我们在此时此刻、吃下了这些食物，对方才会承认你的政治身份。”

事实上，追溯选举炒米粉的起源，不少政治工作者与学者也认为，与竹苗地区客家庄的饮食文化大有关系。最有利的证据，即是炒米粉的配菜搭档：一块爌肉与一碗汤。

“这三个组合，就是在地人讲的‘客家三宝’，与客家庄传统信仰活动吃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。”在苗栗投入农村创生、交通大学客家学院博士生邱星崑指出。

民进党籍苗栗县议员、也是客家人的陈光轩也说，炒米粉、爌肉与酸菜汤是客家庄重要饮食代表，传统客家祭典，如遶境、酬神、收冬戏（编按：在秋天收成后，农民为报答神明庇佑，除准备牲礼外，也会献演酬神）等，都会在庙会前办桌摆出上述食物。而信仰先于政治，“选举炒米粉”其实就是把过去既存的民间习俗，挪移至新的政治场域，即政见会或造势场。

“办桌”为台湾人熟悉的聚会型态，饮食也是号召人群的重要媒介，再加上炒米粉便利、价廉，耐放、易打包、又好吃的特性，让“米粉场”形式的小型政见会，逐渐外溢至全台各地。“客家三宝”也从有形的食物，转为隐形的政治连结，呼应苗栗县立委陈明超所说的，“炒米粉，在地方成为一种参选仪式。”

甚至连在部落也不例外。

邱星崑就分享2012年总统立委大选，一位苗栗县原住民主委候选人的经验——选前若不在部落炒米粉，即便是认识的族人也会当面亏他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”

该部落还演化出一套缜密的米粉场程序：一是炒米粉必须发包，即便家人手艺好，也要委请朋友或当地餐厅来备餐，“如果自己炒，还会被别人抱怨：钱都不给人家赚啊。”二是菜色不能变，必定是米粉、爌肉，还有汤品（多为酸菜肉片汤）。

“透过一起共食，我们在此时此刻、吃下了这些食物，对方才会承认你的政治身份。不然就像那位族人说的：我不认识你啊。”邱星崑说。

2023年12月29日，新竹，国民党郑正铃问政说明会。摄：黄永俊/端传媒

“吃饭”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

“一场选举大大小小，有90%的过程都是在餐厅里面解决的。”

其实，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向来密不可分。吴昆玉说，华人社会中，吃，是最能召唤群众的工具，“一场选举大大小小，有90%的过程都是在餐厅里面解决的。”

气，此后还是照表操课。

“年轻世代可能不 care（来现场）有没有拿到东西，可是对中高龄选民，他们被里长或亲戚动员过去，散场的谢礼就很重要，拿到很开心，没拿到会生气。”国民党新竹市党部总干事林政谚观察。

“讲一个故事，小时候我会被阿嬷带去红帖活动，在里民活动中心吃办桌，看各家候选人上台致词。我阿嬷就看候选人会不会发给小朋友一包卫生纸，决定她要不要投给这个人。”长辈的推论很简单，若候选人愿意照顾没有投票权的孩子，那选上后就更可能照顾每一个人，“这论点当然有点太简单，却又有一点他们的逻辑。”林政谚说。

2023年12月29日，新竹，国民党郑正铃问政说明会。摄：黄永俊/端传媒

米粉场的 after party

“现在谁还敢坐在那边 after party？”

“台湾造势最狂的时代已经过了。”吴昆玉说，对他们这些“政治老屁股”而言，现在的选战似乎失去过往的热情，所有的政治造势“包括饮食，都已经索然无味了。”

疫情更加速了米粉场的没落。人们群聚共餐的频率减少，许多地方的问政说明会也顺势把现做的大锅炒米粉，改为一袋袋凉掉了的外带餐盒或便当。

“米粉场原本的设定是有一个 after party，乡亲听完政见、呼完口号，会在庙口前坐下来一起吃饭话家常。现在结束就是鸟兽散，民众排队拿米粉的时候，党工就开始收板凳了，谁还敢坐在那边 after party？”林政谚不讳言。

但新政治不办炒米粉，依然要与不同世代的选民互动。那他们改做什么？李缙颖说，现在常见的是把场域做置换、把食物做置换，“就是把米粉场搬去文青咖啡馆，办沙龙，发咖啡茶点，”政见会改变了调性与形象，但与选民面对面对话的本质依旧不变。

陈光轩是苗栗县第一位不办米粉场也胜选的议员候选人，他的选区在苗栗县头份市，近年移入不少竹科新贵，为了吸引青年或新世代父母的支持，他在地方发起亲子剧场、音乐会、电影小聚等新型态政见会。

在他眼中，新政治的改革，即是在炒米粉之外——候选人还能拿出怎么来吸引选民？而答案，肯定不是更澎湃、更豪华的食物，而是回归选票上的人物与理念。

说到底，在衣食无缺的时代，一顿饭就不足以收买选民的心。而那一碗热腾腾的选举炒米粉，也终将与逝去的政治激情，与乡亲共食的 after party，一同冷却。

2024年1月10日，新竹，浸水里里长杨松棋与志工们一起炒米粉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[#炒米粉#造势#台湾大选#新竹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